


被颠覆的文明
(升级版)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边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被颠覆的文明
(升级版)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边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升级版 / 边芹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5
ISBN 978-7-5060-9070-4

I. ①被… II. ①边…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8307 号

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升级版)

(BEI DIANFU DE WENMING: WOMEN ZENME HUI LUODAO ZHEYIBU. SHENGJIBAN)

作 者：边 芹

责任编辑：姬 利 王晓枫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9.5

字 数：3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070-4

定 价：42.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再版前言

谁解其中味？

郑若麟

人类社会自有记载以来，绵延千年。但我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一个总体上的认知，仅仅是最近不到两百年的事。而要真正论及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的认知，我则认为我们大致处于启蒙时代的开端。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路易·罗卡曾常驻中国。在与中国各阶层精英人士深入接触后，他吃惊地表示，中国精英层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说：“他们毫不理解西方统治阶层以人民的合法名义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体运作技巧。”^①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切中要害的断语。

事实上，我们与西方打交道已逾百年。然而我们的精英对西方的认知却确实始终停留在表层。我们的媒体对西方做了大量报道，我们的书商出版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籍，但我们却很少有真正能够深入到西方文明本质的作品。在我回国的三年内，我广泛、大量地阅读了国内种种书籍。我发现，目前在国内流传甚至畅销的有关西方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泛泛而论，属于走马观花之作。一些作家、记者或名流，到

^① 见畅销书《寡头政治足矣：民主万岁》，艾尔韦·冈普夫著，索伊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引语见法文版P16。

外国逛一圈，就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一本书出版了。这类书实际上充满了对西方的无知和误解。真正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些作者既缺乏理解西方的意愿，亦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想象作用于“眼见”，为中国读者虚构出一个只存在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西方”。这个“西方”实际上只是似是而非，其实际内涵与真正的、真实的西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家”的这类“西方之旅”作品。我也读了不少在海外常驻记者的书。他们本来是有条件和能力写出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文章、书籍的。但他们笔下的西方，仅仅是一个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西方，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甚至一些在西方留学、定居的人也未能逃出这一宿命。一家出版社将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作家的畅销书寄给我。我一读，发现书中所引的内容，几乎都是已有中文译本的古典作品，书中所描述的“法国”也大致是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而绝非今天21世纪的法国。这令我怀疑其外语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流利地与法国人交流的程度。

而另一类，则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作品。他们著作的特征，倒不是自己想象出来一个“西方”，而是忠实地将西方想告诉中国的那些“史实”和理论，编撰甚至编译，变成他们的“作品”，传递到国内。这类学者由于缺乏在西方长年工作、学习、生活的机会，也缺乏与西方学者长年交往、交流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机遇，因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到西方特意推荐给我们的书本中去寻找西方、了解西方。他们绝对想不到，西方历来是“照我说的去做，但别照我做的去做”的。因此，当他们研究后一本本出书时，他们只是在传递西方“所说”的东西而已，而对西方的“所做”，则基本没有机会去了解、理解并介绍给国人。所以我认为这类书很多都实际上只能算是“编撰”“编译”或“译撰”，而

非真正意义上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大多是转述他人的“事实”、他人的理论、他人的观念……在这类作品中，要想突破西方表层那个“硬壳”，看到西方的真实内涵，特别是西方统治集团的操作手法，无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缘木求鱼，难之又难。

应该承认，在我们对外开放之初的年代，上述这两类作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到了今天，再撰写、发表同类作品，说轻了是误人子弟，说重了是误国误民。

边芹的《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及其姊妹篇《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则是两本绝然不同的书。这两本书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内容——包括她所举的例子、引用的人物所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边芹自己在西方工作、生活时通过日复一日地仔细观察，日积月累，从而一点一滴地总结、归纳出来的。是异于常人的敏感和长期浸淫在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特别是社会现实中的切身体验（比如她曾担任过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的评委），使她参透了西方媒体、电影等领域深层次的现实，从而通过这两本书将之公诸于众。

阅读这两本书，最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是边芹抓住了西方文明基因中的基本特质——征服。边芹告诉我们，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数百年来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世界。肯定有人会说，这太耸人听闻了吧？这是阴谋论！确实，对意图的揣摩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西方的一些媒体不也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吗？尽管中国已经一再声明没有争霸的意愿。然而我们读边芹的书，看到的并非对统治集团意图的揣摩，而是他们征服世界步骤的一点点滴、一个个细节、一个个具体的做法；书中将这些细节和做法酣畅淋漓地剖

析给我们看，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这些，不仅在中国的书籍里找不到，即使在西方历史书里也很难找到。其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这一切都是边芹通过旅居西方二十年之久，亲身体验和观察，并经过数十年的反复验证、核实后才得出的结论。边芹在书中前言“我的精神冒险”中，对其思想演变轨迹和解剖西方文明的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解释。凡不带预设观念或偏见的读者，都可以非常明白无误地看出，我们不需要去揣摩西方的意图，只需要看边芹所写是否基于事实。只要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自己即可得出结论。

正是在西方旅居期间，边芹跨过了她人生中的一道重要的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人生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生今世的跌宕”，且“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她指的是她思想上对西方认知的一个质的飞跃。在越过这道槛之前，她自承对西方的认知，与中国绝大多数过去和今天的精英一样，属于“连门都没有摸着”的水平，尽管此时她已经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法国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电影的文章。边芹在一篇题为《向西看的那个槛》的文章里曾写道：这道槛，并非所有人都能越过的。越不过去的，就永远地停留在这道槛上，就永远不会深解、参透西方。

看看今天的中国，很多精英迄今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着孟德斯鸠、卢梭们……或稍进步一点儿的津津乐道于萨特、阿隆们……而对今天的西方，对现实中的西方，特别是对隐身幕后的西方统治集团，却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他们就是未能越过这道槛。当他们读到边芹笔下那个与他们头脑中大大不同的世界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拿着“被导航过”的所见，来质疑边芹所透析的现实，实在令人备感荒谬。

阅读边芹的作品，必须要有耐心，必须仔仔细细地抓住每一个特殊

的用词，理解每一句不同寻常的句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才能真正读懂她。边芹的文章，是对西方统治集团通过话语权来“导演”世界的各种手段、方法和步骤的细细解剖。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一般，边芹将西方统治集团的“话语统治术”中的“战术”、对让-路易·罗卡口中的“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一旦读懂边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场文明“战争”正在进行以及如何进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一句著名的自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一句话，道尽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和期盼。每读边芹的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在近两百年间确实被绊了一个跟头……今天，我们正在复兴的道路上疾奔，但我们还会不会再次被精心设置的“暗礁”绊倒？边芹不能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在后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里曾这样写道：“我因长年客居国外，做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但愿那句“人们啊，不要说没人曾提醒过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成为我们痛苦的回味。

前言

我的精神冒险

一、断裂人生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分成生存与认知两部分，那么我的认知人生就是有明显断裂带的，它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世今生的跌宕。这个断裂带的两边被一条线索穿过，冷峻而义无反顾地切断了看似完整的认知人生。这无情的一刀，让我这一生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致使一个人的思想、行动被割裂，且被割裂的两半再也合不起来，彼此再也无法相看，前面的根本看不懂后面的，后面的则希望那虚度的生命最好从未发生过，或可以像录影带一样抹掉重来。

如此总结下来，我这半辈子只越过了一条线，与越过这条线相比，认知人生的其余部分不说是多余的，至少是学徒的，是为后半生做准备和铺垫的。我在本书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时常用到中国读者恐怕难解其秘的字句，诸如“槛”、“越过和越不过”、“围墙”、“封锁线”等，以示翻越和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是缘于跨越后，看世界的眼光为之改变，从前相信的不那么相信了，从前反对的不那么反对了，从前毫不怀

疑的开始怀疑了，从前只见表面的看到里面了。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呢？为什么有如此劈山断海的力量？先来说说我是怎样走到这条线的，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讲述这个“盲人”睁开眼睛的过程恐怕更浅显易懂。

“盲人”？是的，我现在回头想，我们中国人两百年来看世界看西方，从未走出盲人摸象的阶段。看世界实际上是看西方，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被动旁观者，而且看到的只是西方话语框架下的“世界”。两百年来，我们失去的是对世界的解释权，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历史。我意识到自己学了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电影、读了那么多书，但在未涉足西方之前，却仿佛一个只摸到大象轮廓的盲人，是源于一部好莱坞电影。这部电影叫《美国往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早接触的那批好莱坞电影之一，估计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小资们都知道，有些人甚至深受影响。从道德纯洁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进入黑帮、谋杀、多角恋，心灵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仅仅停留在故事和音乐层面。我悟到我们看这些西方电影基本上是在冰面划过，在中式思维和浪漫想象里另造了一个只属于中国观者的世界，是在抵法多年以后。有一晚，电视正好回放《美国往事》，距我第一次看已有十多年（所谓第一次看，并非只看了一遍，那个时候新鲜啊，但不管看了几遍，就像在一个光滑的表面打转），也许是电影名字勾起旧忆，我便决定再看一遍。

不看则已，一看才惊悟，从前看来看去都是在故事面上，在人类共通的一些情感层面就被捕捞了，影片暗布的细节，那些不言说但已通过细节密布在故事中的东西，不要说没有看懂，根本是视而不见。这情景与中国西学的实际图景很相像，在知识层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了解，以为

人家的历史跟中国的信史一样，只要背下年表、记住人物，就是个专家了。观影则恨不得故事的台词都会背了，但内中关于西方历史的那条脊干，却是视而不见。这有点像一个人反反复复读一封信，每个字都读到了，连标点符号的位置都能背了，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对所有的词句都进行了诠释，却因不知密码，文字实际传递的东西他连做梦都没想到。当我们将一部充满了密码的电影只当一则警匪故事来欣赏，我们又怎么能看到其中真正的内涵呢？当我们将一封充满了密码的信只当一封明信片来读，我们怎么能想到内中真正传递的信息呢？而西方历史就如这样一封信，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在研读明信片，直到近十年才有极少数人窥其密码，知道那些文字标点之下的东西。

早期这些电影过来，中国人对电影的理解几乎不可能脱出制作者（好莱坞）和推销者（西方御用媒体）的解释，而他们就是一架配合默契的机器 [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清醒认识的，“帝国”（不要理解为美国或西方）内部的争执必定是在共同大目标和根本利益框架内的]，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即便今天若没有系统地、大范围地观摩电影，不明白好莱坞与世界统治集团的密切关联，及影片被捧为“杰作”艺术水平之外的其他缘由（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来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看不清好莱坞与御用媒体的族群关系，不解西方历史看不见的一面，观影也还是在冰上滑过。现在很多国内媒体人看上去比当年的我们见识多了，信息量大了，但由于依然搅在人家严密布好的解释围墙内，不知不觉还是传声筒的角色，中国媒体作为好莱坞的自愿宣传机器就是这么形成的，以致宣传员们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记得当年看《美国往事》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是部另有所指的电影。那时不像现在立马就可以上网搜索，搜索后告诉你故事发生在美

国犹太社区。但我以为，即便今天，大多数国人也还是体味不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年则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看出来，而影片虽然没让主人公们直说（除了表现犹太受难，一般电影从不直说主人公们是犹太人，只通过细节或明示或暗示），但铺垫了各种细节来表现，十多年后我再看，这些细节和暗示全浮在眼前，这才惊讶于早年“盲”到什么程度。

看西方，如果不明白西方如这部电影那样分隔成表层（话语框架内的）与内涵（话语框架外的）两个世界，哪怕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不过是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条线的一面做了学问。中国自有西学以来，直到二十年前还无人明白这个问题，或者说知道的基本上是与事实相反的。最早的不说，从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胡适，到旅法的钱钟书，全都连门都没有摸着，而他们留学或工作的那个时代西方的言禁（舆论垄断）远不如今天，钱可能是待的时间不够长，胡则不好推断了。我与一友那晚边看边唏嘘不已，吃不透这类电影（几乎占好莱坞电影的大多数），对西方近现代史基本处于雾里看花阶段。早年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吃透的我们，更不可能明白八十年代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转折点，从七十年代悄然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公开化，掌控好莱坞的犹太人不再“隐姓埋名”躲在基督徒的面具下讲故事了，而是直接登场了。而这又意味着什么，读透我文章的人想必已能体味个大概，读不透的人容我以后再谈。

二、幡然醒悟

发现西方人的对立言论也是在官方史的框架下进行的，看起来左左

左右吵得不亦乐乎，但都是在一条线上的争执对立，是我醒悟的开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历来是由官方史和非官方史两个方面聚拢的，以开国君主之威，只见胜利者的历史、不知失败者的历史（真实的）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视野虽不敢说依据百分百的历史事实，但总归脱不了事实的框架，这拜赐予我们没有一个占绝对真理地位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最高信仰就是真实，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忠于皇帝但不必效忠皇帝的谎言，这是我们的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最大的区别，后者为了绝对真理（王权与教权是统一在绝对真理之下的），教权与王权可以沆瀣一气，沆瀣一气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联手欺瞒百姓。真能看懂西媒各种暗手的人，会发现别看“教士们”的“独立”烟幕弹放得漂亮和服人（靠的是技巧和牢控解释权），他们与核心权力在统一意识形态之下抱团守秘却做得天衣无缝。

我们两百年来始终没弄明白的就是宗教国家在科技进步、现代思想的外壳下，从未脱离信仰统治的传统，只不过绝对真理不再是基督教，而是凌驾于传统宗教之上的新宗教。这是一种隐形宗教，没有宗教活动的一切表象，却行宗教之实，即统一人们的思想，剔除意识形态异己。由此便出现了新宗教允许的线之上和新宗教不允许的线之下，而线之下是看不见的，被“独立”教士们完全封锁。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毛泽东时代靠统一意识形态基本做到了封锁“线之下”，多数时间，知识阶层只要不僭越篡权，在思想领域没有一条将“线之下历史”完全封埋的封锁线。正因为如此，我们数千年才保持了书写信史的传统。反观欧洲历史则是割裂的，且多是现代人回头去写的史书（根据现代的需要），不要说暗的那一面根本没有记载，就是明的那部分，也因为意识形态前定而变得非黑即白。比如近代以后书写的中世纪历史一片黑暗，那么中世

纪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近代胜利者手下的失败者有没有他们的真相，看来已永坠尘埃。你跟这些意识形态永远是思维底线的人接触久了就看清（颇为惊心）西方历史是不可能信史的，从人的天性角度就难办到，不要说有切己之痛的西方历史，就是对远隔重洋的中国历史，他们也不会尊重史实，不光随心所欲地解释，还习惯性地作弊（为眼前的需要），做起弊来眼都不眨。

作为一个中国人，带着中式思维习惯，在短时间内，我个人认为在十年以内，这层窗户纸是捅不破的。不说已设好的封锁线，就是我们的前定思维亦如一堵墙一样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中国人完全靠意识形态统治就是毛泽东时代，两百年来只有那个时代让西方肃然起敬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类（这与今天中国以富裕换来的种种蔑视和鄙夷形成鲜明对比）。与西方人打交道，必须明白一个词：“同类”。做他们的真正朋友和做他们的死敌，都须是“同类”。为什么那个时代他们视尚一穷二白的中国人为“同类”呢？这就要从意识形态信仰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切入，才能看清。

我在本书的一系列文章中破解西方文明一再涉及一个词：自我意识。这三十年中国的上层建筑很是艳羡西方“精英文化”，但多被皮毛诱惑，鲜少人深解其中精髓。自我意识塑造、集体优越感驯化正是西方“精英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无前难有后。西方的“精英文化”可不是其表面呈世的颓废、癫狂（是内心极其压抑而反向的做作）或民主、自由（这只是这个文化喜欢向世人展示的一面），而是以刻意划分的公共行为标准驯化人（统一标准之外每个阶层又另有标准）、以自我意识的阶梯保持社会层级的一套严密机制，可不是被花招洗脑的中国人自以为是的那一套，中国的维新派们不过是被诱导着从一种暴民文化滑向另一

种暴民文化，在西方谎言与花招的传送带上黄粱一梦而已。

所以自我意识的强弱是他们划分社会阶层甚至人种等级的内在阶梯，从不明说的。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突变，让自我意识弱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令他们刮目相看？那就是信仰灌输成功，弥补了人群自我意识的参差不齐，让人焕发出一种只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被强化的民族才有的精神状态，比如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等（这才是西方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标准）。在经济并不发达、也无现代社会框架的地方，信仰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未经强化的自我意识。但由于中国人自古也没有这么被信仰统治过，又不懂得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截然分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让精神自由惯了的中国人叫苦不迭。

三、翻越“围墙”

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是在线之上的，实际上就是在官方话语之上，只不过这个“官方话语”与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概念实同形不同，以至于我们没法辨识出这只是一面之词，也就是说历史胜利者的真实。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只知人家“官方话语”或只循“历史胜利者的真实”，没什么不应该，让我产生逆反心理的，是他们自己玩历史正剧，却满世界欺骗别人上演历史闹剧。我那时丝毫不知“线之下”的存在，比如我写的《先贤祠里的两个死对头》^①一文，自以为写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面的斗争，比一般的游记走笔深多

^① 参见拙著《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了，但却不知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都是线上人物，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面，而是在一条思想脉络上再分的对立面。先贤祠就是为新宗教的建功立业者而建的，是线上功勋人物的丰碑。每个朝代都有功勋们的丰碑，这本是正常之事，不正常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功勋们的纪念堂，因为新宗教的胜利，没有朝代的标记，也没有看得见的君主，胜利者是谁呢？由之我们便天真地以为：瞧瞧，人家社会多么和谐，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人家能搞民主，民主是由于文明程度高，文明程度高是因为人种优越。这个思路非常普遍，我们就是这么被从精神上彻底击垮的，因为我们在精神战场上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

我后来追写了一篇《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①，但反响远不如前一篇，前一篇符合大多数的心思，因而流传甚广，就像那些暗对习惯胃口但表面又是新鲜做法的菜，让吃的人叫绝，以为自己又尝了新味。当代中国人已被西方的虚构话语搭建得差不多了，从历史解释权被劫持开始，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预设话语的围墙，就跟吃菜一样，越是落进去的人，越觉得自己在尝新。但这后一篇几乎无人能懂，因为翻过了预设话语的围墙，留在里面的人没有懂的任何基础，就如一生的思路都是由一种知识通导的，你换了一种思路，他没有通达的路径。

对大多数没有越过“槛”的中国人而言，这后一篇有如天方夜谭。“两百多年来，所有被允许裸露在外的文字和历史脉络，都意在掩藏另一面的文字和脉络；所有控制一个文明思想的机构都已落入有意掩藏另一面的人手里；所有想抖出另一面的清醒者都被并仍在继续被埋葬；道德高地全数被不想让人看到另一面的人占领，所有的反抗都已经无名。”

^① 此文发表于《新民周刊》，参见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
614

这话想必当时读的人，尤其那些大赏前一篇的人，肯定如坠云里雾里，甚至觉得我这个曾几何时还让他们心醉神迷的写手（他们对我那些话语框架内的文字之激赏，从那个系列的第一篇就开始了）中了邪魔、不可理喻了。

我的受宠和被弃都与“围墙”有关，我当时由于长年在外埋首研习西风（很久有意不再接触中文书）、加之那会儿信息也没有如今通达，并未意识到中国思想界已处在精神分裂状态，由之也不知道“宠”着我的全是某“派”（我也被纳入这个派里了，应该承认他们组织良好、联手行动、很有使命感，被他们“宠”上的人会名利双收），直到翻墙后被弃，又被划到另一“派”，才知国人已精神分裂到无以弥合的地步。我其实有什么派呢，除了“真实”这一派？那些宠客翻脸之快，现在回味，仿佛一顿饭的工夫遍尝酸甜苦辣。而我好似手艺功夫全都未丢的大厨，只是不按客人被预设的胃口做菜，锅中美味立刻就形同糟糠。有知己因此扼腕，大叹人才腰折，说我应继续“围墙”内的写作，等谋到大名大利再翻盘。我苦笑自己演不了戏，智深若愚，看到戏台后面的玩意了，还在前台演什么戏。

写《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一书时，由于大量阅读，有时成背包的书从各区图书馆背回来，为找一些冷僻的书，跑遍全巴黎犄角旮旯的图书馆，几天读一摞，就这么成了图书馆的书虫，对巴黎各区图书馆了解之透，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意识形态紧或松（这决定了每个图书馆存放什么书），中国人中恐怕非我莫属了。读多了，难免字里行间有几个从未听说的字眼跳出来，我好奇心重追下去，这是翻过“围墙”的起始。真正翻过，要到《镜子》一书写完以后，这时才窥到那条严密的封锁线（由知识界共同把守的），那些被活埋和死埋的学者、作家。一个